

2015年7月15日,父亲万里逝世时,我扶着百发大叔来到灵堂,只见他噗通跪下磕了三个响头,说:“我得行弟子之礼。”让我大吃一惊。这足以看得出他对父亲万里的深厚感情,也说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的影响。如今,他也在2019年7月5日走了。

张百发,老百姓和新闻媒体管他叫“布衣市长”,我平时叫他“百发大叔”。每毎回忆起他与我父亲、我们家和我之间的那些往事都悲痛不已。百发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,我青灯泪下写小文,以示永念。

第一次见张百发是在1971年,他身强力壮,正值盛年,风尘仆仆,浑身上下带着一股用不完的劲,还不停地抽着烟卷儿。我父亲1952年起开始主管全国城市建设,1958年起长期担任主管城市建设的北京市第一副市长、市委书记处书记,就是在“十大建筑”建设过程中,父亲发现了不少人才,其中钢筋工张百发攻克了钢架跨越的技术难关。从此,他和父亲就以师徒相比了。我在父亲的书房里,看到过挂着一张合影,左边是张百发,右边是李瑞环,个个眉开眼笑。

1954年4月,从河北宝坻农村走出来的建筑工人张百发带领11名年轻的钢筋绑扎工成立了“张百发青年突击队”,转战北京各大工地。其中,1958年10月正式动工的人民大会堂工程成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“十大建筑”之首,张百发率领这支青年突击队,用9个昼夜完成了一个半月的工作量。1959年全国首批群英会代表,张百发就是代表



看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,被片中的一个镜头打动。

一台唱机。两个彼此不太熟悉的年轻人。音乐响起,女孩如遇知音,扯下纸片唰唰写道:“这是罗蕾莱,德国名曲,一个古老的传说。莱茵河畔的美丽女妖,坐在岩石上唱歌,梳着她的金发,船夫们,迷醉在她的歌声中,撞上礁石,舟覆人亡……”男孩失聪,听不见乐声,他接过纸片,也唰唰写道:“八岁以前有声音,我记得羊叫。八岁从树上摔下,跌伤

头疼,大病一场,病愈不能走路,一段时间,自己不知已聋。”两人在音乐声中,借着纸片完成愉快的交流,一场爱情就这么破土萌芽了。侯孝贤擅长渲染影片氛围,这个长镜头拍得内敛冷静,让人不禁感慨,精神上的契合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。

《罗蕾莱》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德国民歌,舒缓悠扬的旋律,一听就喜欢上了。影片中,这首歌是以纯音乐方式来演绎的。

雅玩

之一。

父亲常留张百发和李瑞环在家吃饭。我听父亲评价张百发,说他群众基础好,工作热情高,能吃苦耐劳,劳动中有创造性。父亲对他的关爱也很多,两人在北京共事时,父亲查看他笔记时发现有错别字,就直言不讳地给他指出:“百发同志,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文化,你得好好学习。”张百发从此就在工作之余,主动骑自行车上夜大补习班刻苦学习,后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

随着接触日益密切,我和张百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。张百发经常过来看望父亲,遇上什么厨房、卫生间改造等问题,亲自带人来修建。我觉得他就像一位很接地气的北京“大叔”,大大咧咧的,说着一口地道北京土话。有一次,我们在北京饭店吃饭,临近中午12点了,他才风风火火从建设工地赶回来,匆忙准备走入包房时,又退出来对我说:“老大,我先抹把脸再回来见人吧。”

再说说百发大叔的业余爱好。他能打网球,爱唱京剧,和我有共同的喜爱。张百发打球也是被我父亲领上场的。1984年,张百发有事要请示父亲。秘书说,可以带着网球拍直接去球场找他。张百发兴冲冲地走进网球场,却被父亲叫住:

“去去去!穿皮鞋不能进场,会踩坏场地,这是犯规。”父亲让他换上球鞋,休息时就谈公事。第二天,还给了张百发一个新拍子。张百发很高兴,可母亲边涛看见后,悄悄地对张百发说:“这个拍子不好,老头有点抠门!”父亲知道后对百发说:“你刚开始打网球,不一定要用多好的拍子,用好拍子学可惜了,学到差不多时再换好拍子吧。”就这样,张百发开始跟父亲学起了打网球,而且一直坚持了下来。

百发大叔曾担任北京

看完电影,意犹未尽,去音乐App里寻找这首歌,看到蔡琴翻唱的一首同名歌曲。原来,《罗蕾莱》的歌词来自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海涅。

罗蕾莱,是莱茵河河畔一块高约百米的大礁石,传说一位会唱歌的女神,经常坐在这礁石上歌唱。她美妙的歌声迷醉了一位水手,他

菜茵河畔的罗蕾莱

尹画

为她神魂颠倒,如痴如醉,忘却了无情的急流,小船最后触礁倾覆而亡。震撼人心的悲剧之美,引发出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兴,最著名的便是海涅写于1823年的这首叙事诗:“不知为了什么/我会这般悲伤/有一个旧日的故事/在心中念念不忘……”如今,罗蕾莱山崖已经成为莱茵河浪漫的象征。

罗蕾莱的传说也吸引了不少画家。在德国画家菲利普·冯·福尔兹的笔下,罗蕾莱是一位天仙般的

感受幸福

上了一回“光荣榜”。我是指,刊登在6月14日星期天夜光杯上的《喜欢躲在幕后的“佐罗”》。我感激,同时亦心存不安,因为我深知自己并没有那么好,那之后,我确有一些担心,怕让大家失望。然我很快意识到,晚报的良苦用心是敦促我这个凡夫俗子更要努力前行,这样一想,倒是觉得加点压力有何不好?

以上这点开场白,我是怀着浓浓的幸福感写下的。

幸福并不遥远。世界上最宝贵的绝非财富,而是感情方面的事。爱情、亲情、友情,才是最可珍惜的,是金钱所买不到的。此刻,我眼前浮现“夜光杯”想象中的未见面的朋友,还有那位辛苦采写的读者的脸,以及那许多支持着我的朋友的脸,心里多么温暖。你说,这份快乐金钱怎能买到呢?

我常常开心地和我太太表述:我是幸福的,非常幸福。我拥

有这样多真诚的影迷朋友,都是一些平凡普通的人,我却看得很重很重。官方的

嘉奖我在乎,来自民间的表彰我同样很在乎。想起那句话:“我何德何能……”细细想来,似也挺不可思议的。我已年过75,这么老了,配音的机会也真不多了,但那些朋友依然在关心着我们,依然对我们的事业和上译品牌寄予希望,一如既往地不断表白:我是听你们配音长大的;那些天天见面的邻居朋友还在欢欢喜喜地叫着我“童老师”,想到这点点滴滴,真是说什么好呢?

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,就在脚下这一片可爱的土地上,奋斗!奋斗就有幸福。

红领巾

今天不是小外孙的生日,但胜似生日,因为二年级末的他要去学校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,从

断想二则

童自荣

此可以戴上向往已久的红领巾。

这小鬼几周前就不断地说,

我要戴红领巾

了。昨天,更是郑重叮嘱我:明天你早上六点钟就要来接我去校(六点!),千万不能迟到,看他眼睛发亮的兴奋样子,我由衷感动。

是啊,想起我小时候戴上红领巾的情景,也是小外孙这般兴奋。我们心里都是明确的:戴上红领巾,意味着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了,准备好了,时刻准备着,要报效祖国,要做人民忠诚不渝的儿子,要为祖国的事业而献身。

我想,我们真不能小看小小的一条红色的领巾,不要小看戴红领巾这一仪式,这正是一个极好的契机,让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。我们要通过它,回溯我们可爱的中国受外国强盗欺负的一幕又一幕,要让孩

子们牢记在心,且还要强调,新中国成立70年的今天,世界还很不太平,还有人处处卡我们的脖子,妄图看到我们垮掉、趴下。

当下,有的青少年小小年纪就已厌学,或精神空虚无聊。前不久晚报一则报道《没劲和无聊》,看了令人震惊。思想工作无疑应受到高度重视。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我以为是学习的目的性。为了做总裁?为了做富翁?当然不是!且看一条小小的红领巾,对一个孩子来说,具有多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啊!它代表的是光荣,是理想。

愿我的小外孙好好对待圣洁的红领巾,看到它就如同看到自己将来的责任和使命,看到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,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革命先烈。小外孙啊,为成为一个平凡、正直、清白的人,你要加油!



网球协会的主席。除了打网球,还打乒乓球和高尔夫,对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等传统戏曲也是情有独钟,并不遗余力地支持。他曾担任振兴京剧基金会会长,新排剧目发现好苗子,他都会给予大力支持。我俩经常会在京剧晚会和业余票友会上“偶遇”。张百发曾在长安大戏院亲自组织了一次青年演员京剧演唱会。最后一次见他是2016年中秋节前夕,他请我参加在北京某剧场组织的中秋京剧票友联谊会,他亲自主持,还清唱《武家坡》《将相和》选段。我知道,就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,还带病为“庆祝青州方荣翔大剧院挂牌典礼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”担任策划,协调名角助阵演出。

这些情景都仿佛就在昨日。今天每每打球听京戏,戏院如旧,戏码演员如旧,只是大叔永远不在场了。作为市长,他为老百姓做了数不尽的好事,人们都亲切称呼他为“布衣市长”;作为我父亲的徒弟和好战友,他没有给老人家丢人,继承了老爷子的优良革命传统;作为我的忘年知己,他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。

百发大叔,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良心——没了底线,无限堕落。

小时候消夏,连电风扇都没有。蚊虫肆虐,空气闷热,孩子们头顶一片旧苇席,四处寻找有风的去处。小河边,村头的茶棚,都成了纳凉露宿的地点。大人们不放心,跟着我们这帮孩子亦步亦趋。母亲总是那句老话,反反复复地叮咛:“心静自然凉。”

当年,最烦听母亲絮叨的这句话,打着赤膊,汗流浃背,闷得不想说一句话,被蚊虫追逐叮咬着的孩子,哪里懂得什么心静,我们只是趿拉着一双旧凉鞋四处寻找自然凉。偶有一缕风吹过,就是极大的享受,忍不住一阵快意,要高呼一番。

人到中年,偶或记起这句话,细细品味,颇有感触。乡下孩子随着个子长高,还要承担更多的田间活计。“锄禾日当午”,这句诗是有道理的。一定要顶着日头锄草松土,父亲解释说,这个时候日头最为毒辣,锄掉的草根才会很快被晒枯,松动的土坷垃才会成为适宜于庄稼成长的细软土壤。农时误不得。顶着大太阳作业,汗珠子掉下来摔成八瓣,你说热不热。但是一想到庄稼要扎根,要成苗,要拔节,心里自然就静下来了。

庄稼要顺应时节,人驮起生活重担,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这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嘛。选择了农活,就要静下心来,扑下身子,把它做好做细,而不是草草应付完事。心静自然凉啊。

农事苦,娃仔们好好学习,跳出农门才有更大出息。这些教导耳熟能详。同样也是闷热,我们做孩子的晚间数着星星、追着月亮还焦躁不安;而我们的父母们,头顶着日头,脚下踩着泥土,一棵棵地数着庄稼苗,拨拉着它们讨生计,却心安理得,他们之所以汗水湿透衣背,仍然能安然呆在田里,心里一定常存一份清凉。这份清凉,就是静啊。

后来,在党政机关里看到墙上那些醒目的标语:干净,忠诚,担当。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,这个干净,就是心静,身净。有了心静,才会身体干净,思想清洁安静,然后才抵达身心的干净。作为干部,他们和田间的农夫一样,身处不同的岗位,担当着相似的责任。心静自然凉。当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,真正静下来,一切才会冷静相对,平常心待人,按规矩办事,依规律生活。

行业工程师的老父亲,决定要当当摊贩了!商品就是满天井那些业余爱好。

我们一致支持父亲的决断,并且给心神不定的父亲打气,说他的假山、盆景、金鱼和花树,绝对不亚于来摆地摊的农民。

父亲出摊的第一天,我们兄弟几个起大早,门外放两条长凳,搁块门板,把大大小小的盆景、花卉摆得琳琅满目。父亲拍的板,让空地生钱并不是坏事。何况摊主一口一个“阿嫂”,热络得像亲戚。盆景摊生意相当好。这使退休在家的父亲坐不住了。父亲与世无争,神定气闲。养个画眉,凿个假山,浇花弄草,以自赏为主。有时天井开着,路人偶尔一瞥,见门里花团锦簇鸟声啾啾,便讪讪地进来看,父亲顿时如逢嘉宾,还吩咐母亲泡茶。来人若是内行,和父亲聊上半天,父亲更是高山流水倾盖相知的开心。

父亲舍得投入,小小的天井便显得拥挤起来。母亲有时不免抱怨,说堆过来堆过去,又不值铜钿!父亲每每宽宏大量地一笑。我却隐约觉得,父亲对此评价,是有点郁闷的。观察了十来天后,父亲说,门口之地,不再出租了,“有得让人家赚,何不自己赚?”一辈子是个染料摊头人头旺,自己的遭冷落。我们站他两边,“阿姨爷叔娘舅”地乱叫,吆喝人气。我忽然发觉,摆地摊得有大心脏和保持巧笑的定力。终于有人凑过来了,看中了父亲的一个雀梅老桩。接着讨价还价。父亲老实,图开张吉利,又不忍拂人面子,卖了个底价。镇上熟人经过,三三两两和父亲打招呼,都是本地土话。

“杜(大)阿哥”“老兄弟”,超热乎。也有捧场买几盆时鲜花草的。父亲虽为人和气,但这样长时间的谦恭和保持笑容,也颇累。

半天下来,天井里空了不少。母亲反而心疼“老头子不要太累了”。但这个交易平台给父亲带来的成就感,似乎倏然即失。父亲怅怅然,好像失落了啥,叨叨着“雀梅雀梅”,他舍不得那些日夜相伴的花草盆景呢。尤其那盆雀梅老桩,本是用来“站台”作范儿的,想不到卖出去了。雀梅是父亲到镇江游玩,在焦山那儿编《昭明文选》的梁太子萧统读书之处挖到的。我一下子消失了积极性,问自己,让父亲赚那几个钱是否有意思?

母亲说,门前空地,明天还是重新租给卖盆景的花农。

七夕会

赵韩德

年轻时,老家天井门一开,窄窄的石子路两边,就是绵延不断的地摊。这个集市从凌晨两三点钟起就杂声喧闹,然后渐渐喧闹到把整个小镇兴奋起来。我天天在这闹声里

懵懵懂懂地起床,习惯养成,以致每年春节摊贩们返乡,反而会感到冷清。地摊以农副产品为主,小塘菜、马兰头、草头、无锡茭白、牛角瓜、塌棵菜、米苋、芹菜、韭黄、牛踏

扁毛豆、雪里蕻咸菜、咸白菜、河鲜……没有你找不到的品种。远郊的花农也赶来,蔷薇月季菊花迎春绣球一品红……灿若锦绣。摊贩虽然抢地盘,吵架,却能守规矩——就

是人家的门口,必须空出。

但这个规矩后来被文明地打破:实在找不到落脚点的摊贩,向房东提出租赁,早上几小时,日结日清。于是某天,我家门口出现了一个盆景摊。母亲拍的板,让空地生钱并不是坏事。何况摊主一口一个“阿嫂”,热络得像亲戚。盆景摊生意相当好。

这使退休在家的父亲坐不住了。父亲与世无争,神定气闲。养个画眉,凿个假山,浇花弄草,以自赏为主。有时天井开着,路人偶尔一瞥,见门里花团锦簇鸟声啾啾,便讪讪地进来看,父亲顿时如逢嘉宾,还吩咐母亲泡茶。来人若是内行,和父亲聊上半天,父亲更是高山流水倾盖相知的开心。

父亲舍得投入,小小的天井便显得拥挤起来。母亲有时不免抱怨,说堆过来堆过去,又不值铜钿!父亲每每宽宏大量地一笑。我却隐约觉得,父亲对此评价,是有点郁闷的。

观察了十来天后,

父亲说,门口之地,不再出租了,“有得让人家赚,何不自己赚?”一辈子是个染料